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魏无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吳子吳武陵也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

知之故字下一本有封字者因下文而誤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

故封太行掎之尚舉綺切首陽起之山名黃河迤之演兩切

邪行也字大陸靡之大陸澤名或魏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切

亦作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壻晉語注景大也霍山在河東汾澮水

切在河若化若遷鈞嬰蟬晉語注景大也霍山在河東汾澮水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

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撐由庚切聲呀鬱怒聲

交切語不入呀許加切山若熊羆之咆魚音虎豹之嘯豪音終古

而不去攫秦搏齊攫嚴切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郊就壓

振振業業觀關蹠戶蹠七慮切也揚若僕妾其按衍

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同余專切泗水之

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

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

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部衝奔太華去声山名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

潰后土混音渾潰潰濁糜沸潰音份又房鼉鼉詭怪于于汨

汨騰倒馱越音佚馬足疾貌委泊涯涘音俟呀呷欲納加少

壞裂轟雷努風努音弩撼鷁于岷九此字一本作額音憾

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溯洄泐踏者崩披朋切

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負音

橫橋之所御音榛榛云云百

嶺川林壑隳雲道兩瞬目而下者音

舍一赴君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

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左傳二一六備敗而已非以為榮

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魏史皆晉人之藉也皆

先生曰大鹵之金原音魯太棠谿之工棠谿屬火化水淬音

為鏃為鏃鏃音的鏃作為鏃鏃音的鏃作為鏃鏃音的鏃作

出太白徵辱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裊裊音

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

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音日出寒液音當空發

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鏢雲破霄踞陸

飛鳥音又它協切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

音

音注周禮考工函乃使跟超掖夾之倫跟音根而持

之南瞰諸華瞰音監北驚群夷驚音質技擊節制節音子威文

制制音節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宵

肉袒進不敢降胡切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

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出左傳傳公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屈求勿切又居勿土寒氣勁崖

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墮匿而馬蕃焉師執執執音訖濇濇

紆紆輻輳輻音音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駝莫切

色黥然而陰黥音音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不進不

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躓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

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

灑音音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悄悄

况

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

全躍全音千里相角風驟霧鬣鬣音相斷山抉壑音音耳搖

層雲腹捎衆木音音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攖地跳

梁堅骨蘭筋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交頸互齧

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齒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

齧音音蟻雜螽集啾啾漶漶音音旅走

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摩指毛命物百步就羈

牽以荀息音音御以王良音音

超以范鞅音音以欒鍼音音

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

一姓音音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

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潘液不行昌黎切
澁音也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欺傾礪
壑之紆縈凌嶺岼之杪顛嶺音祖在切岼五官切山嶺兒漱泉
源之淦澹音營水南切澹音營水流兒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
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峦栲填層谿
音木也丁丁登登丁中切破破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瀟瀟瀟瀟音瀟瀟若騶若崩
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捐殺音嶮音摧摧碎塊
北音北而天柱折列音也鷓鴣鷓鴣音鷓鴣號鳴飛翔猛豸虎兕音兕
奔觸鬣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
交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音兀
危石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石下海石去不速神

人鞭抵曲鱗蹙匯流雷解音匯音會水合流前者汨越後者
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指拉頹踏音拉音踏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擗梓首軒尾音梓音首入重淵音重音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濤既平弥望悠焉良父乃始昂屹涌溢
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
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音叢音臺皆非一趙武靈王建
始皇造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音漢音官皆是之自出
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
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
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叛之音虎音祁一本作
三年晉成虜所之宮諸侯皆有二
心注虜所地名在絳縣之西地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音羅音字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
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音魚音于棠注矢陳也大畧斷流脩網

亘山單魯麗皇單都教切曲梁留力九切獨音鹿音鹿張衡

賣切又胡封切皆不說魚網今織紅其間巨舟軒昂乞乞

上四物皆是魚網當音鹿獨今織紅其間巨舟軒昂乞乞

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見前漢志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

泥龍吭即戶切按鯨鱗者戮白鼈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撓

流離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擗擁踴音壁說

能行也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音推字如雲

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連音連水成文擗音倫小波擗音文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

之綴音本作踏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音赫口拒人怒也復

就鬻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具一作甘糝也布列雕俎風雲失

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鱠鮪魚鱧魚鱉之瑣屑茂裂者魴音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餒腥膏烏鹵聞膾炙之美則

掩鼻蹙頰音賤其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

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

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塩音於宜切縣名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

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畝之

交錯輪囷音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灑灑紛

屬音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音交灌互

澍音若枝若股委屈延布音脉寫膏浸漶濕滑汨音

會抵值堤防溲瀛沛濺音偃然成淵潏然成川音

水大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澀甘鹵

密起音孕靈富媪音不愛其美無声

無形燦結迅詭音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暮

景音胡了胡灼二切明也奮音密一本作奮賈音密離音離折音折問音問也音也銀音銀圭音圭推音推璧音璧丁音丁

貫音貫切音切推音推音音音進音進的音的驟音驟乍音乍似音似隕音隕星音星及音及地音地明音明滅音滅相音相射音射激音激射音射食音食亦音亦

切音切水音水裂音裂電音電走音走巨音巨步音步盈音盈車音車方音方尺音尺數音數斗音斗於音於是音是哀音哀歛音歛合音合集音集卒音卒而音而堆音堆之音之

音音音螢音螢駭音駭電音電走音走巨音巨步音步盈音盈車音車方音方尺音尺數音數斗音斗於音於是音是哀音哀歛音歛合音合集音集卒音卒而音而堆音堆之音之

皓音皓乎音乎懸音懸圃音圃之音之魏音魏魏音魏皦音皦乎音乎茫音茫乎音乎往音往山音山太音太白音白之音之淋音淋滴音滴白音白也音也濇音濇也音也

沿音沿切音切大音大水音水兒音兒太音太白音白山音山各音各瀆音瀆也音也駭音駭化音化變音變之音之神音神奇音奇卒音卒不音不可音可推音推也音也

然後音然後驢音驢羸音羸牛音牛馬音馬之音之運音運驪音驪同音同西音西出音出秦音秦隴音隴南音南過音過樊音樊鄧音鄧北音北極音極燕音燕代音代東音東

逾音逾周音周宋音宋家音家獲音獲作音作賊音賊之音之利音利人音人被音被六音六氣音氣之音之用音用和音和鈞音鈞兵音兵食音食以音以征音征以音以貢音貢

其音其資音資天音天下音下也音也與音與海音海分音分功音功可音可謂音謂有音有濟音濟矣音矣若音若是音是何音何如音如吳音吳子音子曰音曰魏音魏絳音絳

之言音之言曰音曰近音近寶音寶則音則公音公室音室乃音乃貧音貧豈音豈謂音謂是音是耶音耶雖音雖然音然此音此可音可以音以

利音利民音民矣音矣而音而未音未為音為民音民利音利也音也先音先生音生曰音曰願音願聞音聞民音民利音利吳音吳子音子曰音曰安音安其音其常音常而音而

得音得所音所欲音欲服音服其音其教音教而音而便音便於音於己音己百音百貨音貨通音通行音行而音而不音不知音知所音所自音自來音來老音老幼音幼親音親

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接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

恐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遯八年策命晉侯糾遯王惡

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

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

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謂朝聘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

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筵八尺几三尺

以筵度待洛切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饌饋交錯文質

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犧象音尊名

勞贈賄勞即到切賞功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

丁寧以討不恭注丁寧宣公四年車埒萬乘埒音劣卒半天

下鼓之則震飾之則畏左傳昭公十三年復飾之謂侯其注軍將戰則飾故安施以恐之

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驅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

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

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擄他人之力以自為固擄音樓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

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二河古帝王之更都焉更音庚二河河東河南河北也舜都蒲阪禹都夏縣皆在

河東代義神農都陳郡在河南一云代義都曲阜黃帝都鄭

州少昊都窮桑皆在河南黃帝都涿鹿則在河北又云堯都

內周都河南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

之度堯彩椽不亂茅茨不剪墜土型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

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

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所獻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

之美於音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

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裳字故

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

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

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分

問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

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

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易

以政切易人出禮記鄉飲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

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季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

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鮮音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

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扶服同未嘗及人及匿

愧恐殊甚一本本朱作側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孛者

與女釋者俚俚無所師見兒又音張獨立也遂相與出躄

浮圖以為師盟濯之盟古緩也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

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人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始鏡切洋洋也舉莫

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尫無異

技硃然大耳宋苦棟戶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

在早切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其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令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群

駟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可

秣節焉他馬巴棘痺狹變痛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

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鬻剔他歷切蚤子淺

切剪刮惡除渙莖以雕胡莖音劉以香其音其

其錯具錯千落切鑿金文羈絡以和鈴和合作餘

以朱綏縷佳切或膏其鬣或劑其脂劑音磨

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覆石立之水滢音幢幢旗前羅幢傳江

屬焉音輿枉蓋後隨枉音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

音震奮傲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

矣叟將何以教我輒徒結切車鼻知臙香臙音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

風相過也又音說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

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叟過

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

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

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卍角羈貫卍古

東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蹇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為飲食既壞音曰木曰果在地曰蘇蘇魯果切在蟲生之入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癩痔癰音陽癩音漏痔文蟲生之木朽而蝎中音曰蝎音曷木中音曰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音曰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窆音而又穴為偃溲偃音

鬼也音 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
木以燔音 燔也音 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逞其
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盡
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饑也今
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
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
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麻癰痔
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
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麻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
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

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麻癰痔草木
耶劉禹錫云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
有激而云非所以因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以極其辯附

鶻說鶻胡切

有鶻曰鶻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
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
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曰則執而上浮
圖之跂焉縱之跂立強去智一切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
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
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翻武粉切口邊是固無
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外殼古也是固無
食日殼能自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食字一本不為其他凡食

類之飢唯日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煦煦於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梟鴞不孝其立擢然擢音其動若然若音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翻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一本上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朝音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

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為朝拜之偶也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去聲故詩曰邦若諸侯莫肯朝夕無証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年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禮記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向上聲豎內豎義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乾谿地名出左傳昭公十年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趙文子斲其椽張老夕切出語智襄子為室美士出夕出漢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國語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前賈若是其類足矣一本无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癘癘又於遠物曲脚足疾癘音漏頭腫也一曰久創癘音癘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寡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當去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山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彈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音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悄悄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食音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日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說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措說

禮記音作祭名也禮記作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措進有司以問措之說則曰人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

于其水于其蟲蝗于其癘疫于其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
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說文
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
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傲悅音但徒曰切漫謔官切又莫半切微齒兩切悅許
唯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本无必有道而
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
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
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
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
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眊莫報切罷音拜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
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而一本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

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昆宋是非
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劉昆
然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水篇獨何如人
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
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
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
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
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
子自以拯生入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
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

何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椽一本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片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遜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本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子也憑取臨賀縣故其子由永州至賀州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

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眾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澤而行澤欲行注削濶其地也山而作而輕下而軒且曳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祥而曠左輿曲禮句注葬革而長轂以戟周禮車以即戎左巢焉而以望輜以蔽內輜音繼載衣物垂綏而以旼武車綏旼切曲禮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周禮其類眾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局戰持也蚤音瓜謂輻入蓋敬而可伏者軼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眾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

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駉駉六轡如琴孔氏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儒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上隊一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緞將侯切又側首

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

頰音各切又音洽切文選頰薄怒以自持矜知不可吾故居

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

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儼

也儼即計切切偶也若汝也吾復且害若眾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其矣嗚呼非其類

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嵇康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

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

敦怒衝涌敦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

數舒為林木岵嶮為宮室岵或作曠苦曷切誰其搏

而斷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音霧又莫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矣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鹿畏貙

勑俱切

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

羆說

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鬯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並出帝紀孔子如俱頭俱音數方相也若是者其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豨豨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煖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山子之類羲一作犧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騂左服綠耳右駿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一作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易以或

也售賣咸譽清疾病死瘍者死甲履切頭瘡音羊身瘡一亦

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

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

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

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

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

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賒一本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

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如何名病僂僂注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常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本豪字下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字有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法一本其蒔也若子蒔音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有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憊之

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
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勛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
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作喜一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一本自毀齒已上
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切其
賦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
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為已利一本為字苟得堂志所

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
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堯牧
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
虛所賣之南越中謂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怖狀賊易之對飲
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
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
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
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然一有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
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燼火燒絕之雖
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
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
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音証又之音証奇

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敵件視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壘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傭當作隙寫轉作宇傭乞逆切詳註第九卷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欤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欤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方伯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版者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

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術能術音懸行且賣也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

於府庭黜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哉或曰彼主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卅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繁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也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禮考工記往審察五材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无州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取絳雲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音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音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音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

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墻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屬音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

不返則幸耳一本又作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蝮蝮傳蝮音負又扶

蝮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音亦作印，負之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本，卒躓

仆不能起音音起又音音，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

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

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

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

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曹字一本有，不知戒，雖

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一本哀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音云街饗諸延切厚煎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絰縫製組

姑媯，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

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

偃僂將事偃僂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

天孫專巧于天，轉輻璇璣輻音交，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

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儼於神夫，于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右旗七星在河靈氣

翁斂勿切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

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

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龜螺奉上音贏盧戈切下音詳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伴為

狂仿伴音局束為誦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巇音中心其懼為彼所奇忍仇伴喜悅譽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

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

譎詭令臣縮瑟瑟音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

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狴音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

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闔冒衝突鬼

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

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怕使玷黜水背蹇蹇口所

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鉗音

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陰音擘背流血音一

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

唢唢飛走唢音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

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歸昏莽鹵樸鈍

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

棄不有眉贖頰蹙贖音喙唾曾歐歐音切歐即嘔字吐也

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異獨何

酷歟敢願聖靈悔禍於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頽頽鑿臣方

酷歟敢願聖靈悔禍於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頽頽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
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鬢楚詞云突梯滑稽兒莊子云禽卷滄壽卷禽不
申舒兒卷音拳禽音
李又秀勉力轉二切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制五國
以爲屬十
國以爲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
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輿朱裳輿音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
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
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
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
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愴

罵尸蟲文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虱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

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西陽雜俎上尸清

道書上尸彭瑤中尸彭質下尸彭矯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天

死柳子特不信曰一本无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

者一本无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虫縱其

狙詭善詭故以爲名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

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

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肯慝不作然

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贊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說為文而

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作自陰幽跪反而寓乎人

以賊厥靈膏育是處方不擇穢卑音音荒也潛觀默聽

方導人為非一本作窺冥持札牘方搖動禍機卑陬拳縮

方宅體險微失色注懼兒顏色不自得也

形陰沴遷魄計切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及筋倦榮乖衛逆

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

癖僻音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僕

在膝為孽戚施踣跂戚施病俯而不能仰者踣率綺匍匐拘

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管子云士懷惡

木之枝又尸子云孔子朝歌迴車簡牘載焉載介之松不陰惡

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昭王市骨樂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

歌墨子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

咨爾君子毋不乾乾前中乾音虔既和且平獲祐于天

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家有僅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音覆犯於人

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

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慊苦篋切恨也反齧草木草木立

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脫攣力緣切脫烏貫切為

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

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

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闖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

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新蘇者皆

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

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易以取切謂不凌奧不步閭是

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

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
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
為若是叩其脊諭而省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乎一本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

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頤一本其腹次且七

私切下寒鼻鈎牙穴出榛居畜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斬害物

陰妬潛狙于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蠹為蟻

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

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勢咄舌搖尾咄音咄而

切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雍吾庭雍音雍

穴隙不前隙音隙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

而行嘻造物者胡其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矣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

扶擊栗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艾農夫執耒不幸

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

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陰陽爾造化

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憎王孫文并序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

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

則內其柔弱若難切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

嘯呼群萃然後食術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

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上音豪下

惜彊彊又切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下切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

嗛音食日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

王孫之居山恒高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逐
後具本作蘇一作蘇後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

孫若也余棄山間父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本作其上游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

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跳徒衝目宣斷

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噍果腹兮果苦如物飽飽驕傲驩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

居民獸苦兮號穹昊音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獨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

聖囚附用飛廉惡來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
聚兮孽无餘善与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

居

逐畢方文 并序

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他足鶴東方朔奏曰
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
如鳥青色赤脚
一足不食五穀

宋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
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長不甦瞑不燭

暝一本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蓋類物為之者

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譌同

邑中狀而圖之攘而磔之磔陟格切為之
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焉
時闔而開火災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矣兮日十藝
而窮災朝諸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
童孩叫號隳突兮尸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
暴兮左哀三年注鬱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類僵音
匹疾補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
之天兮墜一作墜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
方是崇山海經禹所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
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傑死無貳貳字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
汝今不懲兮眾愬咸至皇斯震怒兮珍絕汝類祝融悔禍兮
回祿屏氣并必切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玄冥大神汝
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黯知亟去兮愚乃止
此高飛兮翔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

卒歲皇不怒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李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痾且悸痾部切腹內結病悸其季音謁醫視之曰唯伏

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

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情也而

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忒然慙慙然憂慙切推是類也以往

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毆開滯結兮

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虛其切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

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

殆於理方榮衛蹇極伏孟積塊兮史倉公傳陽馬侯病痺悸

翁資暇錄云今宜讀為零律令雷邊捷思善走与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蒸也訓云天地訢合

注云謹曰焉一音故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

零陵之氓本零陵一作本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

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本游字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尺

日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嘗千錢重是以

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者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者浩混

蕩而無舟斃戶不讓祿以辭富者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

無如者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脊者浮順一作不欲釋

利而離尤做一本呼號者之莫救者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

以舞爛者髮如陽魂悵悵而焉遊音長田良切又龜龜直

進以爭食者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啻厚者終負禍而懷

饑前既沒而後不知懲者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

方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者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

固靈於鳥魚者胡昧尉而蒙鉤音大者死大方小者死小

善游雖最者卒以道天與害偕行者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

者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者專利滅榮利而不知大難

豺狼死而猶餓者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者亦民

字贊音茂禮記賈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者其

中人為余再更更平噫

招海賈文賈音

咨海賈者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者伯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者神怪墮突滄茫無形者往來遽卒卒

忽陰陽開闔者氛霧滂渤滂烏孔切君不返者逝恍惚无

字恍者舟航軒昂者下上飄鼓騰躡峽嶠者躡

兒曉音堯嶠魚萬里一觀峯入泓坳者峯

列切危高也

視天若破即破字奔竊出抃音芳翔鵬振舞天吳九首音更笑迭
怒更音庚山海經云天吳水伯垂涎閃舌音揮霍旁午君不
返音芳終為虜黑齒棧鱗文肌音鱗魚中切齒根肉踔較教尺約
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音群沒互出謹傲嬉臭腥百
蛇首狝鬣虎豹皮音字作狝豨豨也群沒互出謹傲嬉臭腥百
里霧雨瀾君不返音芳以充飢弱水蓄縮音其下不極投
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疑疑音其力切魚君不返音芳卒
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音切也結崩濤搜疏
剡戈鋌音切小子君不返音芳若沉顛音臭二切呼其外大泊評齋
淪音淪切齋淪水深廣兒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
陳君不返音芳乱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音泯泯超忽紛盪沃
殆而一跌音芳沸入湯谷音切徒舳艦霏解稍若木音音軸艦音
西君不返音芳魂焉溥海若雷貨號風雷音名號平声巨鼇領首

丘山頽猖狂震號翻九坡音君不返音芳糜以摧咨海
賈音芳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音如
上黨易野恬以舒音也上黨路州踏蹂厚土堅無虞音又二切如
歧路脉布弥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
擊鮮恣歡娛音仙出前漢陸賈傳君不返音芳欲誰須膠鬲得聖
捐監魚范子去相安陶朱音息懸切呂氏行賈南面孤音音古
陽翟大賈人也封弘羊心計登謀謨音孫也煮監大治九卿居
文信侯南面稱孤音大煮監孔僅南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
東郭咸陽齊之大煮監孔僅南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
陽大治武帝時皆為大同農
爭下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音芳益為愚咨海賈音芳賈尚
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音芳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
來音芳寧君軀

壬戌秋八月十一日校 嚴虞惇記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程